

昨
非
庵
日
纂

昨非菴日纂二集守雌卷之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歸之。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患。丈人曰。善哉言乎。

仕宦以孤寒爲安身。讀書以饑餓爲進道。居家

以無事爲平安。朋友以相見疎爲久要。理到之言也。

宣和中。蔡居安夏日會館職於道山。食瓜。居安令坐客徵瓜事。各疏所憶。每一條食一片。坐客不敢盡言。居安所徵爲優。飲畢。校書郎董彥遠連徵瓜事。皆所未聞。悉有據。依坐客咸歎服之。識者謂彥遠必不能安。後數日。果補外。嗟夫。矜才。招忌。負望。身危。黃絹。幼婦。楊脩。

所以見殺使君與孤玄德所以見疑唯才而不露望而不居斯居身之珍乎

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知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莫我害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

長沙有朝士意氣滿盈賓至則鼓吹喧闐有人誦孫鳳洲贈歐陽圭齋一詩曰圭齋還是舊

主齋不帶些兒官樣。回若使他人居二品門前。簫鼓鬧如雷。朝士聞詩忸怩。

范淳夫嘗語李方叔云。李文正有言。士人當使王公聞名多而識面少。此最名言。蓋寧使王公訝其不來。無使王公厭其不去。

耶律德光嘗問馮道曰。爾是何等老子。道荅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德光大喜。卽以道爲太傅。

才者財也。人有財。盜必劫之。故以才得禍者。十常七節者。岳也。高也。氣高則折。身高則危。行高則蹶。故以節得禍者。十常九于房。當烹狗藏弓之世。時隱時見。託赤松以自保。方朔事殺。人如蔗之主。玩弄兒戲。若在掌股。叔度居亂世。君公顛厨。皆其師友。而黨禁不及。嗣宗縱酒汗朝。口無臧否。梁公身事女主。與姪奴爲伍。縱博褫裘。恬不自異。使諸君子。有一毫。

客氣未除惡能與世委蛇潛用轉旋若此

越王念復吳怨目臥則攻之以蓼足寒則漬之
以水冬則抱冰夏則握火

有作用者器宇定是不凡有受用者才情決然
不露

國朝姚湘攻舉子業不售納粟爲衛經歷學院
李點名呼王蕢爲王賁秀才不應姚稟云蕢
音焚迺劉蕢下第之蕢依音呼之隨應李曰

好箇經歷能識蒼字。竟以此去其官識字。乃誤人矣。

漢留侯從遊赤松。唐郭侯學道衡山。或曰。圮上仙風。鑠子道骨。無怪其然。若尉遲敬德。一粗猛武夫。奉毆道宗。幾血太宗之刃。乃晚年閒居杜門。謝客術學。長生當中。外二聖之時。得優游以終其天年。非英雄收歛。卽神仙乎。可稱子房長源之亞。千載而下。令人擊節。

遇矜才者無以才相矜但以愚敵其才便可壓
倒遇炫奇者無以奇相炫但以常敵其奇便
可破除

范忠宣公每仕京師早晚二膳自己至僕妾鐫
削簡儉有不能飽者補外則加料幾倍無不
厭飲或問故曰人進退雖在已然亦未有不
累於妻子者吾欲使居中則勞且不足在外
則逸而有餘則處吾左右者必以外爲樂而

無顧戀京師之意於吾亦一佐也。

紹興駕幸循王第。過午，循王趨巨璫，輩乞蚤蚤歸內。皆莫測所以。他日有詢之者，荅曰：豈不願萬歲欵留私第爲榮，但幸秦太師府時未晡也。卽登輦，聞者嘆服識慮高遠。

鶻性俊勇，翅羽未成，輒躍出巢穴，往往墜崖而死。山雞自愛其色，終日映水，目眩則溺死。學未成而躁進，羽鶻之躍也，矜一長而自眩，山

難之愛也。其不至於墮且溺者幾希。

韋政素不讀書。好大言。偶記書言故事數行。往往對客談之。談畢寂然無聲。蓋已罄矣。一日其從父戲謂曰。若所談乃芝麻通鑑耳。蓋吳人以芝麻點茶。鬻者必以紙裹之。有一鬻家藏舊書數卷。旋摘爲用。市人有得所授。積至數葉。視之乃通鑑也。遂取以熟讀。每爲人談。或扣其蘊。則曰芝麻紙上。僅此而已。餘非所。

知也。嗚呼。世之少有一得而輒矜詡不置。其
不爲芝麻通鑑者幾希。

錢惟演出守河橋。詣王沂公爲別。公酌酒餞之。
謂曰。相公才能閎闊。豈曾所敢望。然曾忝冠
政府。相公尚寄藩屏者。蓋以縉紳之士。畏公
而不畏曾也。公誠能去其可畏。登庸調化。必
有日矣。

容齋一筆云。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楊誠齋

云人皆以饑寒爲患。不知大患正在不饑不寒。秦不并六國。二世未亡。隋不一天下。煬帝不喪。晉武帝不平。孫皓則無羊車之恣。唐憲宗不平。淮蔡則無金丹之禍。此畏無難之說也。乞食於野人。重耳所以霸。燎衣破竈而啜豆粥。光武所以興。此不患饑寒之說也。故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劉穆之既爲宋武帝委任。心懷警惕。嘗語所親。

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踐危機今日思爲
丹陽布衣不可得也

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陸曰
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君賢
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
民弊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

名之共附也郭泰載盈車之刺世之無交也禰
衡懷漫滅之名

名病太高。才忌太露。自古爲然。於今更甚。

唐楊慎矜慎餘慎名。皆偉儀形。風韻高朗。籍甚於時。慎名嘗覽鏡。見其鬚面神彩。有過於人。覆鏡歎惋曰。吾兄弟三人。盡長六尺餘。有如此貌。如此才。而見容當代。以期全難矣。何不惜我少體弱耶。竟如其言。

蔡王智積。高祖弟。整子也。以父素與高祖不睦。常懷危懼。每自貶損。或勸治產業。智積曰。昔

平原露朽。財帛苦其多也。吾幸無可露何更營乎。有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不令交通賓客。或問故。荅曰。卿非知我者。其意恐兒子有才能。以致禍也。帝時疎薄骨肉。智積每不自安。及遇恙。不呼醫。臨終。謂所親曰。吾今日始得保首領。沒於地下矣。

蟲有蝟者。一身兩口。爭相齧也。遂相食。因自殺。同官爭權而亡。其國同氣爭財而喪其家。皆

蝻類也。汝唯不伐。誰與爭功。至哉言乎。

鮑照文辭贍逸。世祖時爲中書舍人。世祖好爲文章。自謂物莫能及。照悟其旨。故爲文多累句。當時咸謂照才盡。豈知有深意。煬帝爲燕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胄獨不下。帝每銜之。胄竟坐此見害。每誦其警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耶。噫。胄以炫才自殺。照以歛采自全。文士其知所自處哉。

唐大司徒杜公位望已極常慮禍至致政後跨
一小駟着一粗布襴衫入市看盤鈴傀儡諫
官上疏言三公不合入市公曰吾計中矣向
者實自汚也

趙襄子伐狄勝之食而有憂色曰江河之大也
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趙
氏德無所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君
子曰趙氏其昌乎憂者所以爲昌也喜者所

以爲亡也。勝非其難。持之者難也。

陳搏曰。優游之所。勿久戀。得志之地。勿再往。聞者以爲至言。康節嘗三復誦之。故詩云。珍重至人嘗有語。落便宜處得便宜。

打。譚。隨。時。之。妙。法。休。嫌。終。日。昏。昏。精。明。當。事。之。禍。機。却。恨。一。生。了。了。

李揆爲和戎至番。番長問唐家有一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曰。非也。他那箇李揆。爭肯到此。

恐其拘留。以此誣之也。揆門戶第一。文章第一。官職第一。致仕東都。大司徒杜公見之。言及頭頭第一之說。揆曰。若道門戶。門戶有所自承。餘裕也。官職遭遇。爾今形骸凋悴。看卽下世。一切爲空。何第一之有。

張邵爲江夏長史。坐贓當罪。謝述上表言邵先朝舊勳。宜蒙優貸。帝手詔酬納。免邵官。削爵土。述謂其子綜曰。主上矜邵夙誠。特加曲恕。

吾所言謬會故特見酬納耳若此迹宣布則
爲侵奪主恩不可之大者也使綜對詔焚之
晉阮瞻嘗羣行冒熱渴甚逆旅有井衆競趨惟
恐不及瞻逡巡在後俟飲者皆畢各束手以
觀然後進而飲之

朝詠受知於王化基王知杭州詠擢第知仁和
縣公屬吏也將之官先以書及詩文寄王欣
其得託宇下王不荅及至任畧不加禮課其

職事甚急。詠大失望。於是不復冀其相知而專修吏幹矣。其後王首以詠薦。乃語人曰。以詠之才。不患不奮。所憂者氣俊而驕。我故抑之以成其德耳。

趙清獻座右銘云。依本分。莫妄求。知足勝持齋。無求勝妄想。爭先徑路。機關惡。近後語言。滋味長。爽口味多。須作疾。快心事過。必爲殃。得便宜處。莫再去。怕人知。事莫萌。心盛喜中。勿

許人物盛怒中勿荅人簡說得一尺行得一寸但行好事莫問前程

任他極有見識着得假認不得真隨你極有聰明賣得巧藏不得拙

有持狄梁公畫像及告身詣狄青獻之以爲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其人而遣之

行高人自重不必其貌之高才高人自服不必

其言之高

才子肯安心草舍者斯足登玉堂佳人肯帖意蓬門者才堪貯金屋

司馬溫公請告歸洛嘗以詩言懷云三十餘年西復東勞生薄宦等飛蓬所存舊業唯清白不負明君有樸忠早避喧煩真得策未逢危辱早收功太平觸處農桑滿贏得閭閻鶴髮翁公當熙寧間神宗春禮日隆然猶以避煩

畏辱爲言。吾輩可以知所自處矣。

富兒因求官傾貲。汙吏以黷貨失職。初皆起於
慊其所無。而卒至於喪其所有也。各泯其貧
心。而安分守節。則何奪祿敗家之有。

宋柳元景。顏師伯。嘗詣沈慶之。會其遊回。元景
等鳴笳列卒。滿道慶之。獨與左右一人在田。
見之悄然。改容曰。吾與諸公並出貧賤。因時
際。會榮貴。至此唯當共思挹損之事。老子八

十之年。目見成敗已多。諸君炫此車服。欲何爲乎。

惟天生人。隨賦以祿。蠶方蠅而桑。先萌兒脫胞。而乳已生。如形聲影響之符。孰主張是。彼皇皇求利。如恐不及者。豈不謬用其心耶。

名根之所以害人者。求名則勞。矜名則傲。爭名則忌。萬惡之源。從此而起。造物之所以惡名。至人之所以埋照。

納穢物。浮腐屍。水至濁也。而其清如鏡。載糞溷。受踐踏。地至卑也。而其尊配天。故自清者濁。自高者卑。

東坡倅杭州。不勝杯酌。部使者知公頗有才望。朝夕聚首。疲於應接。乃號杭倅爲酒食地獄。其後袁轂倅杭。適郡將不協。諸司緣此亦相疎。袁語所親曰。酒食地獄。我正值獄空。傳以爲笑。

天竺僧復見心。從笑隱師。洪武初。以高僧徵入京師。笑隱止之曰。上苑亦無頻婆果。且留殘命。喫酸梨不聽。後竟坐法論死。臨刑而悔不

用師言

狄青平儂智高。簡賊屍。有衣金龍衣者。又得金龍。循於其傍。衆言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非詐。寧失智高。敢欺朝廷耶。

指揮郭德成入禁內。上以黃金二錠置其袖。

日第歸勿宣德成敬諾比出宮門納鞞中佯醉脫鞞露金闈人以聞上曰我賜也或尤之德成曰吾妹侍宮闈吾出入無間安知上不以此相試耶衆乃服

子路爲蒲令修溝瀆以備水念民煩苦予以簞食壺漿孔子使子貢止之子路不悅曰夫子以仁教而禁由行仁由也不受子曰爾何不告於君發倉廩給之而以汝私饋之是汝不

明君惠而自見其德也。速已則可，否則爾之受罪不久矣。語未畢，季氏讓子路者果至。李邦寧在宋爲小黃門，初從瀛國公入見世祖，留給事內庭。至是，帝欲以爲江浙平章，辭曰：臣以闒腐餘生，前朝赦而用之，使承乏中涓。今陛下復欲置臣宰輔，夫宰輔者，佐天子共治天下者也。奈何辱以寺人？陛下縱不臣惜，如天下後世何？帝大悅。

文彥博入覲。英宗曰：朕之立，卿之功也。彥博悚然曰：陛下繼大統，乃先帝意。皇太后協贊之力，臣何功之有。且其時臣方在外，皆韓琦等承聖志，受顧命，臣無預焉。因避謝，不敢當。帝後作詩送行，有報在不言功之句。

史天澤謙恭不伐，折節讀書，議多出人意表。拜相日，門庭悄然。或勸以權自張，天澤舉唐章澳告周髀之語曰：願相公無權，爵祿刑賞，天

子之柄何以權爲言者慚服

馮道根爲豫州刺史謹厚木訥諸將爭功道根獨默然爲政清簡吏民懷之上嘗嘆曰道根所在令朝廷不復憶有一州

朱新仲嘗云人生姑以七十爲率十歲爲童兒父母膝下視寒暖調乳哺以須成立名曰生計二十爲丈夫骨強志健問津名利之場秣馬厲兵以取我勝名曰身計三十至四十年

夜注思位欲高財欲厚門欲大子息欲盛名
曰家計五十之年心急力疲俯仰世間西山
之日漸逼過隙之駒不留當隨緣任運息念
而藏如蠶作繭名曰老計六十以往甲子一
周夕陽銜山倏爾就木內觀一心要使絲毫
無慊名曰死計朱公每語人以身計則喜以
家計則大喜以老計則不答以死計則大笑
且曰子之計拙也嗚呼能拙者幾人哉

光祿王守和與人無爭。嘗於案几間大書忍字。至幃幌之屬。盡繡爲之。明皇知其姓。字問曰。卿名守和。已知不爭。好書忍字。尤見至德。對曰。臣聞剛則必折。萬事中忍爲最。上帝善賜以帛。

孔道輔自謂聖人之後。高自標置。急於進用。或有勸其少通者。荅曰。吾豈姓張。姓李者耶。聞者大笑。後以事黜鄆州。然非其罪。躁憤且甚。

一夕暴卒。

賈思伯輕身禮士。接託恂恂。客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

隰斯彌與田成子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望隰子家樹蔽之。成子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遽止之。人問故。隰子曰。諺云。知淵中魚不祥。夫田子事未形。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

大矣。

馬援謂梁松賓固曰。凡人爲貴富。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

皇甫湜與人書曰。近風偷薄。進士尤甚。讀詩未
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兵矣。筆語未
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人矣。書字未
識。偏傍高談。稷契讀書。未知句度。下視服鄭
宋唐。蕭與濟陽。丁相同舉進士。爲三益友。後官

各顯居宅相對。一日朝廷召濟陽入。議有弼
諧之命。唐遂遷州北避之。叟諮其由。唐曰。丁
入卽大拜。數與往還。事涉依附。或經旬不見。
情必猜疑。故避之。期歲濟陽因妖誣事黜降。
嶺表。叟復謁唐公。公曰。果有是日。丁之才術。
乃唐李贊皇之流。蓋動多而靜少。任智而鮮。
仁。若得太祖朝。趙中令。呂丞相居其上。則丁
之用不私位不危也。至哉言乎。

虎豹無事。行步若不勝其軀。鷹在衆鳥之間。若
睡寐然。蓋積怒而後全剛生焉。越人所以滅
吳之道也。

羊祜嘗與從弟琇書。旣定邊事。當角巾歸。故里
爲容棺之墟。以白衣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
滿受責乎。疏廣是吾師也。

名者古今美器。造物所深忌。名盛則責望備。稍
不副。則訾咎深。甚且無疾而早衰。非罪而得。

謗角與齒缺骨竭翠銷孰非名爲的而招之射哉。

李光顏以大勳位崇愛女未聘幕僚謂其必選門閥風流之壻顏謝曰某一健兒遭遇多事偶立微功豈可妄求名族乃召客司小將指之曰此卽某女匹也超三五階軍職厚與金帛可耳從事許當曰太師建定難之勳懷弓藏之慮武寧保境止務圖存而欲結援名家

非其志也。與夫侯景求壻王謝，何其遠哉。

宋謝瞻爲中書侍郎，其弟晦爲右衛將軍。時晦
權遇已重，賓客盈門。瞻驚謂曰：「吾家素以恬
退爲業，不願干預時事。汝勢傾朝野，若此豈
門戶之福耶？」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
未幾，晦果以廢立見誅。」

王秀之爲晉平，期年求還。或問故，曰：「此郡沃壤，
珍阜日至，財生而禍從矣。吾山資已足，豈可

久留時人以爲王晉平恐富求歸

齊景公分慶氏邑與晏子弗受子尾曰富人所
欲君何獨異晏子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
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邱殿乃足欲足欲亡無
日矣

葛思遠統朝事廖元儉過宗德豔欲與共詣思
遠德豔曰吾輩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
死耳何求於年少而屑屑造門耶辭不往

史彌遠當國。選人皆出其門。伶人作孔門弟子。
一曰。吾宰子也。子曰。於予與改。一曰。吾顏回
也。子曰。回也不改。回謂予曰。吾居四科。首不
改。汝何獨改。予曰。吾鑽。遂改。回曰。吾并不鑽。
而鑽彌堅。爾子曰。汝不改。宜也。何不鑽。彌遠
乎。近有嘲仕途速化者。言達摩問大士曰。吾
面壁九年。澹然無欲。乃不得昇。彼洞賓者。三
醉岳陽。則犯酒戒。私度仙姑。則犯色戒。劔斬

黃龍則犯氣戒。點石爲金則犯財戒。乃反得昇何也。大士笑曰。彼朝滄海。暮崑崙。一日走了許多路。方才得昇子。終日面壁。曾不一動。何故得昇噫。今世不有宰予之鑽。而有洞賓之走。難以在上位矣。雖然。所鑽者。敗則鑽者。與俱敗。所走者。去則走者。與俱去。不如不鑽。不走者之故。吾自在也。故曰。百巧不如一拙。田單興師十萬。將攻翟。往見魯仲連。仲連曰。將

軍必不下翟田曰。單以十里城五里郭復齊。何爲攻狄不下。仲連曰。將軍昔在卽墨坐則織簣立則杖鉞。爲士卒倡曰。宗廟亡矣。魂魄喪矣。歸何黨矣。故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今東有夜邑。西有淄上。黃金橫帶。馳騁乎淄澠之間。將樂生而惡死也。單明日結髮徑立。矢石引枹而鼓之。翟人遂下。

能於熱地思冷。則一世不受淒涼。能於淡處求

濃則終身不落枯槁。

朱汧漫學屠龍于支離益。殫千金之產。三年伎成。而無所用其巧。伯樂相馬。教所憎者。相千里馬。教所愛者。相駑馬。以千里馬不常有。其利小。駑馬多。其利多也。是以學期適用。不期絕德。教貴有常。不貴立異。

唐明宗與馮道語及年穀屢登。四方無事。道曰。臣常記昔在先皇幕府。奉使中山。歷井陘之

險臣憂馬蹶。執轡甚謹。幸而無失。逮至平路。
放轡自逸。俄至顛隕。凡爲天下。亦猶是也。上
深以爲然。

象以牙成。螭蚌以珠見。剖翠以羽招。網龜以殼。
致亡。雉以尾受。鸚以舌取。困麝以脂。被獲。
犀以角就烹。金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煎。
故勇士死於鋒鏑。智士敗於壅蔽。好水者溺。
於水。馳馬者墮於馬。君子慎勿以炫露而招。

損。

爲善易避。爲善之名難。不犯人。易人犯而不校。
難。

憂患疾痛皆養生善。知識放逐閒廢皆仕宦善。
知識不有憂安知樂。可爲知言。

孔若思嘗謂人仕至中郎足矣。及遷庫部郎。乃
置一石止水於左右。示止足之意。

屈已者能處衆。好勝者必遇敵。欲常勝者不爭。

欲常樂者自足。有限之器。投之滿盈。則溢。太
虛之室。物物自容。靜躁寬猛。視量之如何耳。
言寡者。可以杜忌。行寡者。可以藏拙。智寡者。可
以習靜。能寡者。可以節勞。

齒以堅毀。故至人貴柔。刃以銳摧。故至人貴渾。
神龍以難見稱瑞。故至人貴潛。滄海以汪洋
難量。故至人貴深。

昨非菴日纂二集解紛卷之十五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太宗罷朝怒曰。會殺此田舍翁。文德后問故。帝曰。魏徵每事廷辱我。后退而朝服立於庭。帝驚曰。何爲若是。對曰。妾聞主聖臣忠。今陛下聖明。故魏徵得直言。妾幸備數後宮。安敢不賀。帝喜而釋。

張奐爲中郎將。烏桓叛。燒軍門。奐坐帷中。與弟

子講論安若無事。孔融爲北海相。袁譚攻之。流矢兩集。但隱几讀書。言笑自若。此法用以觀兵。可以英風坐鎮。卽用以處世。可以弭戩息爭。

唐昭宗時財用窘乏。李茂貞令權油以助軍需。有司言官油不行。多爲松明攙奪。乞行禁止。張廷範曰。更有一利便可。并月明禁之。茂貞大笑。松明之禁遂止。

事有機語有會卽息爭宥罪亦自有時隱語似
規冷語似諷有心而佯爲無心可解而若爲
不解使聆者不疑悟者自釋蓋人雖暴順其
暴而居之則慈生情雖急因其急以促之則
念轉余故咲洛陽年少之不解事也流涕痛
哭致貶長沙成何尺寸事善乎太史公之言
曰談言微中可以解紛

宋文帝遣劉彥之經畧河南大敗悉委棄兵甲

武庫爲空。有荒外降人在列。帝問庫部郎顧琛。庫仗有幾許。琛跪對曰。有十萬。舊庫仗秘不言多少。帝旣失問。得琛此對。甚喜。

君山上。傳有美酒。得飲者不死。漢武帝齋七日。遣男女數十人。至君山求得之。將飲。東方朔曰。臣識此酒。請觀之。因一飲。至盡。帝怒。欲殺朔。朔曰。殺臣。臣亦不死。臣死。酒亦不驗。帝笑。赦之。

劉伶嘗因大醉。與俗人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

成化初。邢宥爲蘇郡守。以民多隱田。立丈量之法。有投邢守詩曰。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留滄海與青天。如今郡有閒洲渚。寄語沙鷗莫浪眠。邢爲廢法。

南俗尚鬼。狄青征儂智高時。大兵始出桂林之南。道旁有廟。衆素欽其靈。武襄駐節禱之。因

取百錢祝曰。此行果大捷。投此期盡錢面。左
右諫止。儻不如意。恐沮師。青不聽。萬衆方聳
視。揮手一擲。百錢盡紅。於是舉軍歡呼。聲震
林野。青亦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隨錢踈密
布地。釘之。加青紗籠。覆手自封焉。曰。伺凱旋
當謝神。取錢其後破崑崙關。敗智高。平邕管。
師還。取錢與幕府共視之。乃兩字錢也。

張旻馭兵法太峻。軍中思變。帝召二府議之。王

且曰若罪旻則自今帥臣何以御衆急捕謀者則震驚都邑不若擢旻樞密使解兵柄反側者自安矣後果然

成都王穎殺東安王繇兄子瑯琊王睿恐及禍將逃歸穎先敕關津無得出貴人睿至河陽爲津吏所止從者宋典自後來以鞭拂睿而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耶吏乃聽過沈道虔居五康山中以拮拾自資同拮者或爭

稷道虔諫之不止。悉以所得與之。爭者愧謝。後每事輒云。勿令居士知。

宋嘉祐中。將修東華門。太史言太歲在東。不可犯。仁宗批其奏曰。東家之西。乃西家之東。西家之東。乃東家之西。太歲果何在。其興工無惑。

曹瑋知渭州。號令明肅。西人懾懾。自是邊境無虞。一日方召諸將飲。會有叛卒數千。亡奔賊。

境候騎報至。諸將相眎失色。公言笑如平時。徐謂騎曰。吾命也。汝勿顯言。西人聞以爲襲。已皆殺之。

則天時有人於洛水中獲白石數點赤。詣闕輒進。諸宰相詰之。對云。此石赤心。所以來進。諸相莫能拆之。獨李昭德叱曰。此石赤心。洛水中餘石豈能盡反耶。左右皆笑。

米元章少時作邑。會歲大旱。遣吏捕蝗甚急。有

鄰邑宰忽移文責之。謂吏驅蝗入境。元章取公牒作一絕。大書其背而遣之。云蝗蟲本是天災。不由人力。擠排若是。敝邑遣去。却煩貴縣發來。見者大笑。

陳惠公因起凌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孔子聞之。與俱登臺而觀焉。曰。美哉臺也。賢哉王也。自古聖王之爲城臺焉。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陳侯陰遣

人赦所執吏

洪武時。上嘗怒宋濂。使人卽其家誅之。馬
太后是日茹素。上問故。后曰。聞今日誅
宋先生。委不能救。聊爲持齋以資冥福耳。
上悟。卽馳驛使人赦之。

河間王政傲不奉法。帝以沈景相之。景至。王方
野服箕踞殿上。景峙不爲禮。佯問曰。王何在。
虎賁指曰。是非王耶。景曰。王不御服。與常人

同相。誤謂平等輩耳。王慙爲更服。

叢蘭巡撫淮安。務汰冗費。未免已甚。一滑稽生
進言曰。尚有禁葦未盡者。叢忻然請教。曰。袴
以蔽形。今兩股是虎費也。去一存一。所省多
矣。叢良久曰。將不便於行。生曰。公但禁之。誰
敢言不便者。叢知刺已。乃弛厲禁。

則天朝羅織事起。佐史江琛取刺史裴光判書。
割字合成文理。詐爲反書。以告差使推光。欸

書是光書，款語非光語。前後三使不能決。敕令張楚金覆勘。楚金向西窗日看之。字似補作平看，仍隱。乃喚州官齊集，索一甕水，令琛投書於水中。字一一解散。琛叩頭伏罪。

洪武間，有人畫僧頂一冠，道士頂十冠，鬚鬆其髮，一斷橋。甲士與民各左右立，以待渡。揭於城隍牆上。朝廷見之，敕教坊司叅究其事，以奏。明日奏云：僧頂冠有冠，無髮；道士十冠，官

多法亂軍民立橋邊過不得自是法網稍寬
尹見心爲縣令縣近河河心有一大樹屢壞人
舟見心曰何不去之民曰根在水中不得去
見心曰易易耳乃遣能分水者一人往量其
長短若干得至水面作一杉木桶視木稍長
空其兩頭從樹稍穿下打入水中因以巨瓢
盡涸其水入而鋸之木遂斷

宇文泰與侯景戰馬逸墜地李穆以策鞭泰之

背曰隴東軍士汝曹主何在而尚留此追者不疑其爲貴人與之馬與俱歸

潁川有姚尚書墓其神道碑穹窿高厚四面均焉國初有顯宦欲割三分之一以刻墓表告之州守守曰何不割三分之二使後人割者猶得中分耳顯宦慚而止

國初有孝子王漸作孝經義成五十卷事亦該備而漸性鄙朴凡鄉里有鬪訟漸卽詣門高

聲誦義一卷訟者俱爲慚謝。

文潞公知成都。雪夜會客。達旦。侍卒忿起。拆其井亭。共燒以禦寒。公聞之。曰。今夜誠寒。更有一亭。可拆。以付餘卒。衆心稍欣。翌日。徐問。先拆亭者。何人。杖脊配之。

張萇年爲汝南太守。郡人劉崇之兄弟析家。貧。惟一牛。爭不能決。訟於郡庭。萇年論曰。汝曹當以一牛。故致此競。脫有二牛。必不爭。乃

以已牛一以賜之。於是境中各相誠約。咸敦敬讓。

賈復部將殺人於潁川。寇恂捕殺人。復忿欲手劍恂。恂知其謀。乃敕屬縣盛供具酒。執金吾軍人界一人皆兼兩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帝聞之。乃徵恂。恂至。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於

是並坐極歡。遂共車結交而去。

張舉爲句章令。有妻殺夫。因放火燒舍。乃詐稱
火燒夫死。夫之親疑之。詣官告妻。妻拒而不
承。聚訟莫決。舉乃取猪二口。一殺一活。積薪
燒之。殺者口中無灰。因驗夫口中無灰。妻果
伏罪。

景帝時防年。因繼母陳殺其父。遂殺陳。廷尉以
大逆讞。帝躊躇莫決。武帝年十二。侍側對曰。

繼母如母緣父之故今繼母殺其父下手之時母道絕矣是父仇也不宜以大逆論帝悟而從之。

高謙之爲河陰令有人囊盛瓦礫作錢物詐市人馬因逃去詔令追捕謙之乃僞枷一囚立馬市宣言是前詐市馬賊密遣心腹察市中。有二人相見忻然曰無憂矣執送按問悉獲其黨。

齊景公遊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告左右曰：敢有先言歸者死。顏蠋進曰：君樂治海，不樂治國。設若有治國者，君得獨樂此海乎？公始悟歸。中道聞國人將謀不納之。

宋給兩川軍士緡錢。詔至西川而東川不及。軍士紛紛欲動。杜黃裳白主者曰：朝廷豈忘東川耶？殆詔書稽留耳。卽開州帑給錢如西川。衆乃定。

李南公知長沙縣。有鬪者。甲強乙弱。各有青赤痕。南公以指捏之。曰。乙真。甲僞。訊之果然。蓋南方有擗柳。以葉塗肌。則青赤如毆傷者。剝其皮。橫置膚上。以火熨之。則如棒傷。水洗不。下。但毆傷者。血聚則硬。僞者不硬耳。

畢再遇與敵對壘。敵兵日加。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慮敵來追。乃留旗幟於營。多縛生羊。置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敵。覺其空營。相。

持竟日。及覺欲追。則已遠矣。

歐陽曄治鄂州。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一日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食訖。獨留一人曰。殺人者汝也。彼食者皆右持七。而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其右肋。汝殺何疑。囚卽服承曰。我辜也。不敢累他人。

令狐文公守兗州。境內方旱。召屬吏至。首問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問訖。屈指自語曰。舊價若

千四倉各出米若干以若干定價糶則可賑救矣。左右聽之。流語達郡中。富人競發所蓄物。價頓平。

五代安重榮雖武夫而曉吏事。有夫婦訟其子不孝。重榮拔劍授其父使殺之。其父泣不忍。其婦從傍詬罵。奪其劍而逐之。問之。乃繼母也。重榮叱其母出。從後射殺之。

段秀實爲兵馬使。王童之謀作亂。期以五更發。

秀實聞之。陽召掌漏者。怒其失節。令每更來。白輒延數刻。遂四更而寤。童之不果發。馮瓚知梓州。僞軍校上官進。嘯聚士卒。夜攻州城。瓚曰。烏合之衆。乘夜而至。宜持重鎮之。待旦自潰矣。衆巡城密。令促其更。籌未夜。分擊五鼓。賊悉遁去。

顧憲之令建康。有盜牛者。與本主爭牛。憲之令解牛。任所往。牛竟還本宅。盜者服罪。人稱神。

宰都下得旨酒。輒呼爲顧建康。言其清且美也。

胡汲仲在寧海。有羣嫗聚菴誦經。一嫗失衣。羣哄不承。汲仲命以牟麥各寘掌中。令合掌繞佛誦經如故。汲仲閉目端坐。久曰。吾令神督之。盜衣者麥當芽中。一嫗屢視其掌。遂命縛之。還所竊衣。

宋劉嗣明嘗撰皇子剃胎髮文。用克長克君之

語。吏持以請。嗣明曰。此言堪爲長。堪爲君。真善頌也。吏拱手曰。內中讀文書。不如是。最以忌語爲嫌。旣剋長。又剋君。殆不可用也。嗣明悚然自悔。亟贊其練達而易之。

烈祖。輔吳。四方多壘。雖一騎一卒。必加姑息。然羣校多從禽。聚飲近野。或騷擾民庶。上欲糾之以法。而方藉其材力。思得酌中之計。問於嚴求。求曰。無煩繩之。易絕耳。請敕泰興。海鹽。

諸縣罷採鷹鷄。可不令而止。烈祖從其計。基
月之間。禁校無復。游墟落者。

曹操攻呂布。軍敗。布騎得操而不識。問曰。曹操
何在。曰。乘黃馬走者是也。布騎乃釋操而追
黃馬者。操突出引還。

楊璇遷零陵太守。時蒼梧桂陽猾賊攻郡縣。賊
衆多而璇力弱。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
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

載弓弩。剋期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征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追逐梟其渠帥。郡境以清。